

梦想是一艘华丽的船

□ 陈艳娟

梦想是一艘
华丽而又脆弱的船
全靠掌舵的人
带着它在生活的海洋里
小心翼翼破浪扬帆

有的人让它搁浅在荒岛
有的人让它碎裂在浅滩
有的人让它迷失了航线
有的人让它淹没在风口浪尖

只有那些
聪明而又坚强的人啊
能够带它冲破重重险阻
抵达幸福彼岸……

对于出生在水乡的人们来说，船注定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永恒的印记。有人曾以船为家，一方晃悠悠的小天地就是最温馨的港湾；有人的父辈们靠船为生，拉纤、撑船、划桨，以此养活一家老小。船也是娱乐工具，采莲、摸鱼……那些船承载了他们最美好的记忆。水乡的船逐渐少了，但船儿曾经满载的纯真和幸福，总不会湮没在记忆里。

行驶在岁月中的船

河里摇来电影船

□ 叶生华

村小学南边的河里，摇来了一条电影船。村里要放电影了，电影船就会停靠在这里。下课的哨子一响，我们狂奔到河边看电影船，看电影船上的人，看放在船里的电影放映机。

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放电影的情景。

电影船是手摇的，一把橹高高地搁在船的棚顶上。电影船比生产队里的五吨水泥船大一点，做了一个棚，漆成了墨绿色，还做了窗子。

县里的电影船三四个月才到村里放一场电影，我们盼电影就像盼过年。

放电影的地点设在学校操场。好不容易等到了放晚学，我兴冲冲赶回家，想早点拿凳子到操场上抢个位置，不料被我妈叫住了，要我去割一筐青草喂羊。我不敢不答应，拿个草篮飞快跑回学校附近，边割草边看放电影的人拉银幕，安装电影放映机。

他们用四根粗壮的毛竹扎成两个人字形，一边撑一个，顶上用绳子串起来，人字形的两边又各拉了两根绳子系在铁桩上，将人字形架子牢牢稳定住。两个人字形的顶端都装上了小小滑轮，银幕通过二个滑轮吊上去。小眼睛胖叔和另外一个人拉住绳子在用力，雪白的银幕慢慢展开，在风中飘扬。胖叔又在银幕下边的两个角上穿上两根绳子，在下面的铁桩上固定住。银幕不能飘扬了，但顶着风，鼓鼓的，像个大肚子。胖叔的一举一动很潇洒，非常有吸引力，我想长大了也要像胖叔那样放电影。

天黑了，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盯着银幕。电影里一位侦察员假扮敌军头头，戴着副雪白的手套，很有风度地伸出一根手指指炮管里措了一下，手套上沾上了黑色烟灰。侦察员板起脸训斥敌军：“太麻痹了——！”

敌军小头头点头哈腰满脸堆笑：“是，是，长官。”

场上观众发出了笑声。这一刻，那双雪白的手套留在了我脑子里，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挥之不去。

看完了一场电影，我又盼望着电影船下次再从河边摇来。听大人们说，电影船已经换成用机器开了，叫挂浆机船，从县城开到村里不到两个小时。我和小伙伴开始猜测和争论挂浆机电影船是什么样子。一个同学说他叔是开挂浆机船的，就是在船的屁股上安装一台柴油机，还是用橹，不过现在的橹是一块很宽大的铁板挂在水里，上面装了个柄，他叔就站在那里摇着柄掌控船行驶方向。

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小眼睛胖叔开着挂浆机电影船往学校这边驶过来。胖叔站在我同学他叔站的位置，手握着橹柄把握方向，两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。电影船开到了学校河边，又开上了岸，朝教室里开进来……



停泊的船。

划过绿草荡

□ 徐怀康

绿草荡位于淮安、盐城、扬州三地接合部，它与周边十里荡（又称“马家荡”）、马铺荡、大官荡、心官荡等湖荡连成一片，水域面积近百平方公里，被人们称为“华东第一荡”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我的父母常撑着家船装一船香烟、大酒坛子、肥皂和其他日常用品以及粮食往返于淮安和盐城、东台、兴化等地，常从绿草荡中经过。

家船过绿草荡时，有时靠撑船，有时靠划桨，顺风时则树桅扯篷乘风而过。春夏秋冬过荡，荡中的风景各异，感受也不一样。

春日的荡风吹在脸上暖暖的，成群结队的野鸭在荡水里游来游去，柴、蒲、荷叶尖冒出水面，随风摇曳，一眼望去生机勃勃。

夏日在绿草荡中行船，就像走进迷宫一样，到处是长高的柴、蒲、荷叶和其他植物，唯有主河道上没有。如果是第一次过绿草荡绝对走不出去。各种鸟儿在柴蒲丛中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，青蛙在浮在水面上的荷叶上跳来跳去。一阵夏风吹来，河中的、滩上的柴、蒲随风向左、向右、向前、向后摆动，似士兵列阵、整齐划一。

秋日的绿草荡是收获的季节，这儿有一帮人在收割蒲（晒干编蒲包），那儿有一帮人割柴（晒干编柴席），更有一帮人下到秋日的凉水中踩河藕，也有人划着小船摘菱角、鸡头。

冬日的绿草荡一片茫茫，水天一色，一眼能望见好远好远，成群结队的乌鸦在荡滩上找食，水中也有好多野鸭在觅食，荡滩上放鸭人住的高脚小草棚也被北风吹散了架，一片片行船的白布篷是荡中最显眼的景物。

我最盼望夏秋季在绿草荡里行船。有一年端午节前，家船装一船香烟过绿草荡，父母天不亮就起锚撑船，八点多钟时父亲把船停靠在一个大柴滩旁吃早饭，让我大姐、二姐带着我上滩打粽叶。这个柴滩上柴粗且高，粽叶宽又长。大姐、二姐是打粽叶“老手”，她俩一边走一边挥动手中竹竿（以防水蛇），还不时在走过的柴中掐断几根柴，以便回头时找准方向。不一会工夫就打了好几把粽叶，而我则在她们打粽叶的周围找鸟蛋，一窝一窝的鸟蛋被我捡到篮子里。到了荷花盛开、莲子成熟的夏日，顶风撑船，低头就能看到清清的荡水中，鱼在水草中游来游去。父亲把船撑到一片盛开荷花水荡处抛锚吃午饭，我和大姐、二姐则下水推着大木盆游到荷花丛中采摘莲子，她摘一个，我摘一个，直到父亲吃完午饭，喊我们才恋恋不舍推着装满莲子的木盆游到岸边上船。上船饭也不吃，就急不可待地剥莲子吃。在绿草荡遇着顺风树桅扯篷行船时，父亲会在船尾往水中放一个兜网，一趟绿草荡会网到好多鱼，一时吃不完就腌晒成鱼干。

有一次，家船装一船大坛子酒，扯篷乘风快行，父亲拿舵。拐过一个荡湾，他看东北处天上黑云翻滚，阴沉沉的，忙一边喊我母亲出舱拿舵的同时，一边已把舵推向左边，让船乘风驶向一个河滩蒲滩去。他把舵交给我母亲后，急忙跑到船头落篷倒桅，船靠到蒲滩后，他把船上前后铁锚抛到蒲滩上，自己又跨上蒲滩，把铁锚啃到泥土中去。母亲则从前舱拿出两块大油布从船前往船尾盖，父亲跨上船帮忙勒绳子，未等父母进舱，倾盆大雨就砸下来，大风也呼呼地刮着，还不时夹着一声声响雷。父母从小就各自长辈弄船，常年行船绿草荡，绿草荡里的每一个河汊、每一个弯口、每一个荡滩都在脑中。雨过天晴，风向还是西南风，父母收起油布，上滩拔锚上船，撑船出河汊，又树桅扯篷，乘风而行。母亲进舱做饭，父亲拿舵，这时父亲他又唱起了他喜欢的淮剧《牙痕记》中的那些段子。

船上人家

□ 仇育富

家人常说我是从洋河边捡来的，洋河就是今天的斗龙河，也是我的出生地。一条15.5吨的木船既住家又当运输挣钱的工具，典型的一座在水上流动的房子，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。

船小，但结构并不简单，整条船却可分为前后7段，从船头算起：最前面的船面船家称之为铺头，铺头下面叫尖头舱，里面可存一些缆绳、铁锚、纤板等工具。再往后就是前舱，是装货的辅舱，一道木梁与中舱隔开，中舱是主要的货舱，后舱也有一道木梁与中舱隔开，与前舱的尺寸差不多，紧靠后舱的是铺舱，相当于一间微型的木房，里面是船家的统铺，子女们休息的场所，掀开铺舱下面的木板就是一家人服装的储藏室了。

过了铺舱就是下舱，下舱相当于一间会客室，说是会客室也只不过只能容得下两三个人。从下舱弓身进入就是船舱了，鞘的含义是指收藏兵器的器具，船家人将自己的主室称之为鞘，是指小的意思。鞘子的上端称之为铺舱，这里是掌舵的地方，除了掌舵还有其他用途，做饭的炉子就放在舵的半径之内。

看完这条船内部的结构还要看其外貌。船两边能跑人的通道称之为干堂，在船最中间的干堂边上还有两块木板，叫披水，长方形，平时都吊在船邦上，遇有风大时放下下风的披水，使船减缓向下风漂移的速度。干堂在夏天每天早上都要用洗斗来浇水，以防木板干裂，太阳上来还得铺上干堂垫子，避免阳光的直射。铺舱与外面通风的地方是木质的窗口，全是活动的木榻子，夏天可卸下来通风。

船家人的生活规律是与日月同行，早上比太阳来得早些，晚上要



水乡。

等月亮出来再收工。一早的工作就是洗船，顺风时由哥哥姐姐们上岸拉纤，顺风时就在船上扯帆带舵，到了目的地由自家老小装卸货物，赚点力资，货一装卸完毕就赶紧起锚，直行到天黑视物不清时靠船，尽量停靠在有人烟处，或是与其他同行的船家靠在一起有个照应。

船上人经常在一起同行的船家为打邦的，在岸上就叫邻居，船上人称这些风雨中同行的船民们为老邦四邻，这种称呼比邻居更亲密。

孩子的天性就是好动，搞不好就会掉河里，子女多，照应不过来，只能是用布带子编成一个笼头扣在船上，船上的孩子都是用笼头扣大的。

我的整个童年的岁月就是在斗龙河上漂着，忧着微波、看着星星渔火，在渔歌晚唱中随着船儿的摇晃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儿时的梦。小船儿在风雨中摇晃着、摇晃着，摇过我童年的岁月。



迎风航行。

驾驭海浪

□ 杨福成

我曾经多次在影视剧中看见过巨浪滔天的镜头，也曾经在中外的油画中目睹过浪遏飞舟的壮观，当然，还曾一次次梦见自己驾驶着大船乘风破浪。

而当真正站到海边看惊涛拍岸时，就不免有几分畏惧了，但驾驭海浪的冲动依然还在。

我的孩子也喜欢刺激冒险的挑战，于是，我们就买了票，准备乘船入海。

船来了，船上工作人员先将粗壮的缆绳扔给甲板上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娴熟地将船拴住。

但因为海浪不老实，船一拱一拱的，很不稳当，像极了一只要逃窜的野兽。

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，我们一个个排队登上了大船。

一上甲板，海浪就不太顺从，它一顶一顶地把宽厚的甲板顶得摇摇晃晃，让老年幼的乘客都站不住。

船还没开，我们坐在上面摇摇摆摆的，感觉很舒服，再看看把一个个海浪踩在脚下，也很得意。

船开了，“嘟嘟”的，像我老家耕地的拖拉机，不同的是，它耕的是水，一片看似平整的海面让它耕出一道沟来，沟两旁，是烈烈开放的浪花。

船刚驶出码头的那阵儿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感觉大海很好玩，柔柔的脸庞，绵软的浪花，如老太太一样慈眉善目。

可是越往里走，越不行了，好像这位善良的老太太突然心情变坏了，变得面目狰狞行为粗鲁了。

一个个海浪闪着劲儿将船掀来掀去，船上的乘客都面面相惧，紧紧地抓住栏杆或座椅的后背，没了一丝笑容。

人越害怕，浪越起劲儿，或许是它刚刚喝醉了酒，不停地翻滚，眼看船就要被它掀翻了。

“可恶的海浪，你快消停一会儿吧！”我在心中小声地诅咒，真的怕它听见了再怒发冲冠。

浪越大，船长似乎也越来劲儿，他们俩杠上了，一个使劲儿翻滚，一个使劲儿开，我们这些无辜的乘客，只能是使劲儿地屏住呼吸，任由他们摆布。

在茫茫的大海中，没有任何路可逃，即便是会两下狗刨，又能撑多久呢？一切的想法都是白瞎。

我从没有过如此的无助，从没有过如此的绝望。

无助和绝望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呢？享受大海！

你看身边的海浪，你看远方的海浪，一起一伏，多像连绵跃动的山峰啊，多像波折曲折的人生路啊！

唯有险恶才生精彩，唯有波折才生壮丽。

这么想着，这么想着，船突然就到岸了，等双脚落在陆地上的时候，又觉得还不过瘾。

常有人感叹，风平浪静才是最好的日子，可生活就像大海，永远不会平静，我们只能努力从与或大或小的海浪的碰撞中，捡拾珍珠般的精彩。

人生的船

□ 秋思

很小的时候，我心中就向往那条小船，有白色的帆，两头尖尖的。幼儿园大班学的第一个手工就是用一条旧杂志封皮折成的小纸船，把纸船放在盛着水的脸盆里，用稚嫩的小手拍着水，小船就动了起来，在脸盆中行驶。这时小朋友们就一起笑了起来，大叫着“船开了，船开了，我们坐船到大海去了！”

再大一点，我还曾把纸船放在刚刚下过雨的街边小水沟里，小船顺着沟里的水，不停地向前驶去，我们跟在小船后面奔跑，一直把小船送向远方。

我家住在辽北山区，看不到真正的船，船只是在电影、电视里看到，在梦中见到。而今，土生土长于山沟中的我，带着半个人生的追求和希冀，又一次来到大海边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心中那久远的小船，一排排，木制的，黑黑的，两头尖尖的船停在海边，每只船都用一条缆绳拴在岸边的铁环上，浪头拍打着小船，它们摇



停靠在岸边的船家。

摇晃晃，互相碰撞，好像在说着话，时而在和海浪嬉戏着，一会儿拥抱，一会儿闹翻了又分开。

身穿皮衣裤的渔民，在岸边做着出海准备，往船上搬运着渔网及生活用品。渔民身上的衣服都是脏兮兮的，散发出海水里盐卤的咸味，渔民的脸都是清一色黑黑的，印满了岁月风雨的洗礼。

心中的小船是童年的记忆，当我真的来到小船边，坐在小船上，听着船工号子时，才真真实实地体会到生活。生活不是一只纸折的小船，而是一艘乘风破浪的木舟。当生活的重压承载于肩头，我们会有几时那只纸折的小船那么一路欢歌吗？

我们还会无忧无虑地漂浮在洗脸盆里、小水沟中吗？渔民要顶着烈日、挥汗如雨地撒网，十网九网空，一网才成功；农民们要面朝黄土背朝天、一身汗水一身泥地播种、铲地、施肥，才能有秋天的果实；工人要在机器轰鸣中忍受噪音的刺激，聚精会神地操作，才能出正品；即使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也在经受机构改革的考验，有了危机感，若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也会“下岗”。

生活不是一只纸折的小船，人生之舟在历史长河中漂泊运行，冲激流，绕险滩，接受生与死的考验，在一个个人生驿站、码头，也时常有笑脸相迎，鲜花相伴。小船载着我的童年，涌满我的幻想，在大海中乘风破浪，驶向理想的彼岸！



眺望。贾传军 摄

